

東北風雲錄（七）

張學良、張作霖傳奇

●陳嘉驥

日掠朝鮮繼噬東北

「九一八」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一個最沉痛的日子，由這一天開始，炎黃華胄的中華民族，經歷十五年日本人的侵略浩劫。災區遍及遼寧、吉林、熱河、黑龍江、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湖北、湖南、山西、察哈爾、綏遠、江西、貴州、廣西凡二十個省份。其未遭日人砲火破壞者，僅有陝西省（盧氏縣曾歷戰火）、甘肅省、四川省、青海省、寧夏省、雲南省、西康省、新疆省與西藏而已，但仍多遭日機無情的轟炸。

在這十五年的浩劫裏，中國人民爲日軍屠殺及因戰火而犧牲的多達三千多萬人；軍隊在與日軍大小四百餘次戰鬥裏陣亡的凡三百餘萬人，傷者更不計其數，僅我國首都南京一地，即遭日軍屠殺近四十萬人，真是血海深仇，豈是中華民族所能輕易忘懷的！至於財產的損失更非以數字可以計算矣！

約一百餘年前，由於日本環境安定，取得建立現代化國家良機，工業發展，財富增加，成爲

亞洲惟一富強國家，這是日本人的幸運。因爲任何國家，如有安定環境，上下自能一齊努力，其富強即可指日可待。中華民國在台灣因爲有了四十年的安定，即獲得空前的繁榮與長足的進步，足可證明此點，並非日本人有何優於其他民族之處。

日本富強之後，亟圖先佔朝鮮半島，以打開進入中國東北的門戶。日本進入朝鮮半島之初，曾一度受阻於中國吳長慶淮軍勁旅，這時中國的清廷昧於世界潮流與真正局勢，既不求備戰準備擊敗來侵的日軍，亦不略示退讓以緩和日本的急求一逞之勢，而一任其局勢自行演變。

日本則處心積慮除派間諜，澈底瞭解淮軍的戰力，並針對丁汝昌所率領北洋海軍作了多次模擬作戰演習；在對中國陸海軍有了完全戰勝把握後，終於在一八九四年以先下手爲強的奇襲手段，啓開了中日甲午之戰。

在甲午之戰裏，陸上的淮軍不但退出了朝鮮半島，並被日軍攻入中國東北的腹地；在海上的北洋艦隊，在日本奇襲下，於黃海戰役中亦全面敗北，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殉國。清廷不得已派

北洋大臣李鴻章，於一八九五年簽訂中日和約於日本馬關，中國除了退出朝鮮半島外，並將台灣、澎湖、遼東半島割讓日本。

這時，俄羅斯的侵略勢力，自西伯利亞南下企圖控制中國東北，於是聯合德國與法國，共同出面干涉，強迫日本退出遼東半島，而由中國備款贖回；俄國勢力從而亦進入朝鮮半島北部。

俄自蒙滿奪我港口

中日甲午之戰後的朝鮮半島，遂成爲日、俄兩侵略勢力的接觸點，中國因爲自顧不暇，乃退出朝鮮半島角逐行列。最初日本自知實力有限，迫於俄國的勢力壓迫，對俄國處處表現出小心翼翼的態度，並以能在南朝鮮半島立足即感滿足。明治乃派山縣有朋爲特使到俄國訪問，向俄國提出由日、俄兩國劃出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互不侵犯。日本並表明，倘俄國如確認日本能在朝鮮半島南部立足，日本即承認俄國在中國東北爲俄國享有特殊利益地區；結果俄皇尼古拉二世毫不考慮的加以拒絕，並表示俄國在東北行爲日本焉有表示任何意見的地位！

這時，在海上獲有霸權的英國，眼見俄國除新近掩有西伯利亞廣大地區外，並於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中，獲得外興安嶺以北廣大土地，復於一七二七年，取得貝加爾湖與唐努烏梁海大部份中國土地，再於一七八九年以後，先後取得中國所屬庫頁島及烏蘇里江以東沿海州所有中國領土。俄國在攫取如此廣大土地之後，仍不知滿足，進而積極進入中國東北並擴及朝鮮半島。因此，英國亟圖阻止俄國在東亞無止境的擴展，乃亟力扶植日本，藉與俄國南下勢力對抗，遂在一九〇二年與日本訂立英日軍事同盟，鼓勵日本起而與俄國對抗。

日本在有當時世界第一強國英國撐腰後，立即從事軍事準備，研究奇襲俄國在東亞海陸軍隊計劃與方法，乃派海陸作戰專家，以友好訪問姿態至俄海陸軍基地做詳細觀察。當日本研擬妥當奇襲作戰方法之後，始派桂太郎到莫斯科，向俄皇提出解決日、俄在東亞分贖方式與條件，其內容已與前者山縣有朋時所提大不相同。桂太郎提出的條件為：(1)朝鮮半島係日本一國的勢力範圍，(2)俄國在滿洲有特殊權力，(3)日本在滿洲亦得享有在條約上規定範圍內之權力。俄皇這次本來打算可以接受山縣有朋前者訪俄時所提的條件，可是一聽桂太郎帶來的條件與前者已大不相同，才斷然予以拒絕。

日俄戰爭我喪領土

日本這時對俄國作戰的準備可以說已經萬事俱備，海軍得英國的支援，艦隻更新軍火武器亦

購置齊全，而俄國則仍視日本為蕞爾小國並不介意。日本乃於一九〇四年，由一隻戰艦出其不意自沉於俄軍遠東海軍基地的旅順港港口之處，有效的封鎖了旅順港內所有俄國海軍，使其動彈不得。日本陸軍也在秘密集結之下，以先發制人手段襲擊朝鮮半島及中國東北的俄國陸軍，日俄之戰於焉正式啓開戰幕。其間，俄皇鑒於遠東海軍被日軍封鎖無法作戰，乃派婆羅的海艦隊東行馳援，惟直布羅陀與蘇彝士運河均在英國手中，英國以英日同盟關係乃拒絕俄國海軍通過，俄國海軍不得不繞非洲大陸南端轉往印度洋再至太平洋，沿途英國屬地一律不准俄海軍補給水糧。因此，俄國海軍於多月後駛抵日本海域時，已經筋疲力盡，一戰而被以逸待勞的日本海軍所擊敗。

俄軍戰敗後，乃於一九〇五年，在美國斡旋下簽訂和約於朴資茅斯；自此朝鮮成爲日本囊中物，並且把中國東北南部劃入日本勢力範圍。俄國過去在中國東北南部所擁有特權，諸如租借旅順、大連以及中東鐵路的南滿支線經營權與沿線礦山開採權等，未得主人中國之同意，擅自轉讓到日本手裏。

這時國人大譁，認爲俄國無權轉讓其在中國特權，日本更無在中國取得以上利益的權力，咸主不承認日俄的私相授受。同時，中國在小站所訓練新制軍隊已經完成，在其他傳統部隊支援下，因此主張與日一戰以保護國家利權。但是幾年前，憑恃義和團烏合之衆，毫無理由向各國輕啓戰端的慈禧太后，經歷了庚子之役創痛鉅傷後，這時有了新制陸軍並具有正當保護國權的理由，

却怯於與業已疲憊的日軍一戰，婦人誤國莫此爲甚！清廷之傾覆至此已無法避免！

父子對日人堅持原則

民國創建後，東北統治權，漸次落於張作霖手中。張作霖雖出身草莽，但頗富民族思想，在日本軟硬兼施情形下，他仍能把持原則，在條約範圍之外的任何日本要求均予以拒絕。張學良在民國八年二月及三月間，接受華視的「新聞雜誌」記者訪問時曾說：「我父親不是不與日本合作，可以說是非常的合作；但日本所要求的並不是合作，而是要求出賣東北。」

民國十四年郭松齡叛變之役，郭松齡趁張作霖部隊在關內各地作戰瀋陽空虛之際，忽然在河北省灤縣舉兵回師東北，擬逐張作霖而代之。郭松齡率軍出關後，連戰皆捷，所向披靡，東北重鎮張作霖根本之地的瀋陽爲之震撼，一夕數驚。

這時，日本關東軍忽然在南滿鐵路沿線佈置陣地，不准中國軍隊接近，雖聲言這項行動旨在保護南滿鐵路安全，免被戰火波及，其實際用意，在阻滯郭松齡迅速進軍瀋陽，予張作霖以喘息機會。果不然未數日，吳俊陞的黑龍江騎兵，自黑省西部越科爾沁草原，攔腰衝至郭松齡司令部附近的白旗堡予以沉重一擊，郭軍立刻潰敗；郭松齡夫婦亦同時被擊斃。

小處委蛇大事峻拒

郭松齡之叛變係以東北國民軍自居，與當時在綏遠的馮玉祥國民軍遙相呼應。馮玉祥那時與

赤俄暗通款曲，主張聯俄抗日，郭松齡倘得逞於東北，適遭日人之大忌，日本乃出動關東軍協助張作霖渡過了這次危機。日本人動機雖為自己在中國東北不當利益，仍然自以為有德於張作霖，各種要求從此相繼而來。張作霖在這種情形下，不得不與日本虛與委蛇，對日本金錢餽贈與小的問題上讓步雖毫不吝惜，但仍難娶日人無限慾望；惟在重大的問題上不肯讓步終於得罪了日本，最後日人乃以除去張作霖而後快。

在俄國建築中東鐵路時，南滿鐵路雖名為中東鐵路南滿支線，其實這個南滿支線伸入中國東北腹心之地，沿線又為東北礦產、農產與人口密集地區，遠較中東本線為重要。因為中東鐵路本線，則係俄國着眼於西伯利亞與海參崴間一條交通捷徑而已，其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重要性無法與南滿支線相比。自從中東鐵路的南滿支線歸入日人掌握後，南滿支線改名為南滿鐵路，變為日本人掌握中國東北政治與經濟的命脈。同時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統治東北時，正值赤俄得國初期，國力未充，尙無暇與日本競爭以侵略東北；而日本適在中日、日俄兩大戰役獲勝後已多年，國力日強，亟圖侵略東北進而控制中國；職是之故，尙無力侵略之蘇俄控制着中東鐵路，與軍事準備已達頂峯的日本掌握南滿鐵路，兩者相較更不可同日而語。

日人大肆掠奪資源

日本人以南滿鐵路為骨幹，侵略魔爪自遼東半島的旅順、大連起，伸入東北腹心之地。並在

沿線經營着許多工礦事業，敲骨吸髓的規奪中國資源，諸如瓦房店滾珠廠、鋼軸廠，大石橋鑛廠、遼陽紙廠、遼陽水泥廠、鞍山鋼鐵廠及附屬八十個鋼鐵機械廠、撫順煤礦、撫順機械廠、煙台煤礦（非山東烟台）、西安煤礦（非陝西）、四平街煉油廠。以上這些廠礦，皆以瀋陽為軸心，日本人更經營着各種鍊鋼廠、各種機械廠、各種化工廠、各種電工器材廠、火車頭工廠等。

這些工礦產物、原料與東北農作物、木材、特產等均係經由南滿鐵路運至大連，或運往日本營養日本，或由日本加工製造再回銷中國各地，以中國資源再吸取中國人金錢，為害之烈並不下於軍事侵略。

南滿鐵路因為地位適中，有如一把利刃把東北南半部剖分為二，因此中國國有鐵路均被南滿鐵路予以南北隔離，不能互相聯繫而陷於支離。以張作霖為首的當年東北人士，鑒於日人貪心難餓，東北有形危機固然可怕，但已有目共睹；可是無形的經濟侵略，却隱藏於不知不覺中，其嚴重性則無人注意。因為南滿鐵路掌握在日本人手裏，不但妨礙中國主權，且榨取中國資源，吸吮中國人民血液，以營養日本、充實日本、壯大日本；長此以往，不待軍事侵略，亦可吞噬東北，進而滅亡中國。其嚴重性，與迫切性質不僅東北一地名存實亡而已。

瀋港築路共禦外侮

這時，張作霖及其左右，有了以國有鐵路包圍南滿鐵路構想，不過仍然有些投鼠忌器，未敢

公然全面積極推行。最初僅係分段個別進行，雖然對南滿鐵路有若干不利影響，然因每條鐵路並不互相聯繫，尙不致構成致命的打擊。迨年輕激進的張學良繼承父位，為報殺父不共戴天之仇，乃逕行全面實施，東北中國國有鐵路對南滿鐵路天衣無縫的大包圍形勢始告完成。

這項包圍南滿鐵路計劃，張作霖係指令高紀毅負責主持，其計劃係以京奉鐵路（後稱北寧鐵路）關外段為骨幹，在南滿鐵路兩側各建築四條鐵路聯貫後與京奉路接軌以完成包圍。在南滿路以西四條鐵路，稱為西四路；在南滿鐵路以東四條鐵路，稱為東四路。

東四路計有，長春至吉林省會永吉的吉長鐵路，從吉林省會永吉到東邊道地區重鎮海龍的吉海鐵路，從海龍到瀋陽的瀋海鐵路，瀋海鐵路與京奉鐵路會合，而稱為東四路。然後，以京奉路為骨幹，直達新興建的葫蘆島與關內的天津、北京各地，另有一鐵路支線與營口港接通。

西四路計有：克山至齊齊哈爾的齊克鐵路，齊齊哈爾至洮安的齊洮鐵路，洮安至通遼的通洮鐵路，通遼到大虎山（在京奉線上）的大通鐵路。東四路與西四路聯貫完成後，使東北國有鐵路對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形成一個大包圍。同時，東北當局把東四路的聯運客貨價格及西四路的聯運客貨價格，定在南滿鐵路價格之下。因此，所經路途雖較南滿鐵路為遙遠，而收取費用反而低廉，東北人民亦自動配合東北當局多捨南滿鐵路而就國有聯營鐵路，南滿鐵路業務遂一落千丈。在九一八事變前夕，由於日本金元國際價格

升值，換算之下南滿鐵路價格更形昂貴，首次面臨了虧累局面。

拒留關內大帥被炸

民國十五年七月，廣州國民政府開始北伐，在湖南北部汀泗橋與吳佩孚主力進行決戰。國民革命軍士氣旺盛，而吳佩孚雖反覆逆襲，因其精銳第三師已在直奉戰爭中馮玉祥倒戈之役中潰散，最後仍歸失敗。汀泗橋戰役，為內戰轉捩點，自此之後北洋軍閥的軍力，遂在國內走下坡，兩年之後即等於全部消失。

到了民國十六年，屬於吳佩孚直系系的孫傳芳及奉軍的張宗昌，亦先後為國民革命軍擊敗，退到長江以北；吳佩孚率少數部隊據守河南亦窮力蹙，無力再舉。孫傳芳等北洋將領為挽回北洋軍將倒狂瀾，乃通電推舉張作霖為海陸軍大元帥，組織軍政府，由大元帥攝國家元首職務。

張作霖於民國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就海陸軍大元帥職，任潘復為軍政府國務總理，並簡化軍事指揮系統，廢除以前各種名稱；任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韓麟春、張作相、吳俊陞、褚玉璞等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方面軍軍團長。

國民政府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定都南京，繼續北伐，並由國民革命軍聯軍總司令馮玉祥進出陝西，攻擊吳佩孚屬下的劉鎮華部隊，遂佔領潼關。這時與吳佩孚、張作霖合作的閻錫山改變態度，於十六年六月六日就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職，轉而與吳佩孚、張作霖軍作戰。吳佩

孚這時四面楚歌，舊部星散，又不願屈居張作霖之下，乃離開河南前往四川依靠已投誠為國民革命軍的舊屬楊森。奉軍獨力難支，隨即放棄河南的中原四戰之地，退往黃河以北；津浦鐵路戰線的直軍孫傳芳、張宗昌等亦退往山東等地，改採守勢。民國十七年四月二十日，日本出兵濟南，造成五三慘案，意在援助北京北洋政府張作霖奉軍及直軍，以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張作霖乃審勢量力，知內外情勢嚴重，遂力排眾議，決定退出北京，並通電籲請南北息兵，結束兄弟鬩牆之爭，聲明中云：「中央政務交國務院總理攝理，軍事歸各軍團長負責，國事悉聽國民裁決……所冀中華國祚不自我而斬，共產赤化不自我而興……。」

東北夾處於日俄兩大強鄰窺伺之下，日俄戰後，復劃分東北為南北滿及東蒙古勢力範圍，外交因應殊屬困難。張作霖主持東北軍政十餘年，週旋日俄兩大侵略勢力之間，不亢不卑，終其一生未曾有與日俄締結任何喪權辱國之密約；且構築東四路與西四路，以與南滿鐵路相對抗，興築葫蘆島港與浚潔營口港，藉以奪回大連港對東北貿易之控制。

民國十七年二月，張作霖所轄部隊與吳佩孚聯合抵抗國民革命軍遭受敗績後，日人乘機以全力援助為餌提出「滿蒙五路築路權」要求，但仍為張作霖所拒絕。迨「五三」濟南慘案發生，延阻蔣中正所率國民革命軍北上，日本自以為有利張作霖而有得色。但張作霖懷於兄弟鬩牆共禦外侮之旨，以整個國家大局為重，於五月九日通電

息兵，以免為外患所乘。張作霖此舉，給日本人帶來極大震撼，東京乃指派日本駐華公使芳澤進謁張作霖，告以「將以絕大助力，迫退南軍，俾使張作霖所控制的北京政府，與國民政府隔長江分治中國，中分天下。日方所提條件為(1)日本興築吉會路接軌，(2)葫蘆島築港計劃停止，(3)停止興建大虎山至通遼鐵路(意使西四路包圍南滿鐵路計劃停止)。張作霖對芳澤此項要求予以拒絕說，我國在自己領土建港築路倘任貴國干涉，將何以對國人解釋；吉會路接軌亦非吾權限之內，實難同意。此次政府軍隊與南軍作戰，純係中國內部之事，實難與貴方合作。我寧願戰敗，亦不願藉貴方之助，以保全北京政府。至此，日人認清了張作霖，終不會作漢奸；在憤恨絕望之餘，遂決定了皇姑屯炸死張作霖，冀求在紛亂中，取得佔領東北之藉口。幸而皇姑屯事件中，當時張氏幕僚處理變局有方，掩藏張作霖死訊，穩定了亂局，使「九一八」事變延遲了三年。

繼承父志建設東北

張學良繼承其父張作霖掌握了東北政權後，當時他才二十多歲，因此，他有着青年愛國的熱忱，除了宣佈歸順中央政府，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外，他並大胆的向日本提出歸還旅順大連的要求。

緣清廷與俄國於一八九八年訂定旅順、大連租借條約，明定期為二十五年。因此，旅順、大連應該在一九二三年，也就是民國十二年歸還中國。日本據有旅順、大連，係由俄國手中轉讓而

來，因此日本自然有義務按期歸還中國。張學良提出歸還要求時，係在民國十七年前後，已逾歸期數年。張學良表示，旅順與大連歸還中國後，中國願意以選舉方式遴選親日的旅順、大連市長。張學良說明，市長人選中國方面願意推選與日本關係密切者出面競選，以符合中日友好之旨。日本方面答覆為：旅順與大連以及日本在滿洲權益，係日本人以鮮血換來，中國如想收回旅順、大連，也必須流血。張學良知道按照條約規定收復失地根本不可能；於是決定以和平方式建設東北，與日本在東北不當權利爭一日之短長。張學良可能在民國十四年晉謁孫中山先生於協和醫院時，受了孫中山先生那句：「東北前途在你們東北青年手裏，希望多加努力」的影響，乃不顧日方反對，將張作霖時代投鼠忌器的諸項建設，逕行付諸實現，其措施為：

(1)東四路與西四路正式接軌運行，將南滿鐵路完全包圍。(張作霖時已分條建成，惟未敢接軌聯運)

(2)葫蘆島港迅速完工啓用。

(3)浚深營口港剋期完成，以配合葫蘆島港奪取大連港貿易地位。

(4)興建瀋陽大西門商業區，以奪取瀋陽日本南滿租界地商業地位。

曾有人批評張學良此項作為，係只圖近功而無遠慮，因為面臨如此侵略成性的強敵，對東北虎視眈眈已久，縱不與之對抗，猶患其藉機挑釁侵略。茲者，東北各項建設，著著均針對其非法權益要害之處，日本不能容忍將發動侵略殆為意

中之事。但亦有人認為，中國人在中國自己領土上從事建設，以與侵略宿敵爭一日之短長，不論結果如何，皆無可厚非。因為正符合國人不肯受異族壓迫的愛國精神，是明知不易戰勝而仍展開八年抗戰的愛國精神的另一種發揮！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東北邊防司令官張學良，正以中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名義駐留北平，因傷寒病在北平協和醫院就醫暫行出院，東北邊防司令官公署事務皆委由軍事廳長榮臻代拆代行。東北邊防副司令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因父親逝世在錦州守喪。東北邊防副司令官兼黑龍江省政府主席萬福麟，也因襄助張學良救平石友三叛變留在北平。因此，當時東北軍政，實際上由東北邊防司令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與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兩人負責執行。東北軍主力因奉中央政府命令討伐石友三，所以在九一八事變時多滯留河北省、察哈爾省各地，尚未全部返防。在瀋陽僅有王以哲的獨立第七旅駐守，第七旅有三個團，團長分別由張士賢、王鐵漢、何立中三人担任，三個團總兵力約四千餘人。

情況不明通訊失靈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時十五分左右，忽聞南滿鐵路靠近北大營附近地區，發生爆炸巨響，這就是事後查明日軍自己炸毀南滿鐵路一段路軌，詭稱「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的爆炸聲音。駐守北大營的中國軍隊，認為是日軍演習的地雷爆炸聲，這是多少天來，司空見慣的事，並沒有注意。但爆炸聲後不久，北大營西牆外有手

榴彈及斷斷續續的步槍聲，緊接着又有炮擊聲音，這時始知有異於尋常。

北大營守軍五二〇團團長王鐵漢，當立即與旅部通電話，向旅長王以哲請示如何應付，但王以哲在瀋陽城內未在旅部。到了十一時左右，王鐵漢得知張士賢與何立中兩個團已奉命撤出北大營，惟彼因未奉命令，不敢自由行動，只得準備自衛。到了十二時才接旅長王以哲電話指示：「不要抵抗，等候交涉」，說到此處電話即行中斷。嗣在翌日凌晨一時四十分鐘，東北邊防司令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來電指示不准抵抗，並說着「即撤出北大營後」，電話亦行中斷。

王鐵漢正要率部撤離時，日軍四百餘人，開始向六二〇團展開攻擊，在此緊急剎那，倘不予還擊，則全團勢必悉數犧牲或被俘。王鐵漢當機立斷，下令還擊，斃傷日軍約四十人六二〇團亦傷亡約二十人，日軍攻擊頓挫，六二〇團趁機撤出北大營，時正為十九日上午五時。嗣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公佈：「支那軍無端爆破南滿鐵路，損害日本在滿洲正當權益，皇軍為保衛正當權益，對支那軍採取斷然行動已予制壓，並佔領支那軍北大營營地，皇軍在此役中死傷一百二十餘人等。」據六二〇團團長王鐵漢稱，此役日軍損失最多不過四十餘名，日本方面以少報多，乃是為了擴大「中國軍隊滋事」的反宣傳，其數字並不確實。

關於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有人指保張學良主張，亦有人說是張學良係奉南京政府蔣中正之指示，迄今仍莫衷一是。另據本年三月間，張學良在接受華視新聞雜誌記者訪問時表示，

那根本不是蔣中正授意，他當時曾向南京政府請示，南京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而當時的行政院長是孫科。但據筆者查證，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是蔣中正，並且由蔣中正兼任行政院長，當時軍事委員會還沒有成立，顯然張學良所說孫科担任行政院長一節並不正確。嗣九一八事變，導致南京國民政府政治動盪，蔣中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長兼職，改由林森出任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另成立軍事委員會，由蔣中正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日人侵略種種藉口

當張學良向南京國民政府請示應付九一八事變方針時，南京政府對由張學良完全掌握的東北發生問題，似亦難做決定性指示，所以張學良所說的「相應處理」指示可能係確實情形。當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日本出兵濟南，意在與國民革命軍發生正面衝突，將事件擴大俾有效阻止蔣中正的北伐行動。但蔣中正並未與日軍正面衝突，繞道北伐，使日軍的意圖落了空，嗣後不得不不了了之。因此不與日軍發生正面衝突，這可能是當年政府當局應付日軍挑戰的一種方法。此外，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前，爲了朝鮮人在長春附近萬寶山私墾中國土地，與中國警察發生衝突；日本藉機挑起屠殺中國人事件，並擴大到日本本土及朝鮮各地，屠殺中國人成千上萬，張學良亦以不與日軍正面衝突，將事件消彌於無形。

九一八事變前夕之九月六日，張學良在北平，發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的

電報（代號爲魚電）稱：「查日方對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釁，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與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爲要。」因此，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榮臻對王以哲旅的不抵抗指示，當然是根據張學良九月六日的魚電的指示，已無庸置疑，國人自無理由把一切責任推給當時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的蔣中正了。

這就是不抵抗主義

根據九一八事變當時，北大營守將六二〇團團長王鐵漢將軍解釋「不抵抗」問題，頗爲合理。王鐵漢稱：「當夜事變發生，榮廳長用長途電話向北平報告的是十時三十分以前的情況，那時日軍只是砲擊北大營，瀋陽其他各處都沒有變化。張司令長官基於累日日軍演習司空見慣一點，仍令遵照「魚」電指示辦理。等到瀋陽當局發覺日軍大舉進攻，再向北平請示，電話線已被日軍割斷，雖改發無線電，但輾轉到達張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軍業經佔領瀋陽，實已超出「尋事」的範圍太大。現在回過頭來想，張學良「不與反抗」的「魚電」，係以「日軍尋事」爲條件，當不會以「日軍佔領我國土」爲條件。如果九一八之夜北平當局所得爲「全面佔領」的情況，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魚電」應付應有問題。這就是說「不抵抗」似由於情況不明及通訊失靈而促成的。」

日人曾言：「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因此日本於民國

初年起，即開始利誘企圖控制東北的張作霖爲其傀儡，但張作霖堅拒出賣東北。民國十七年二月張氏兵敗，日人藉機提出「滿蒙五路建築權」要求，仍爲張所拒絕，日人知張作霖終不爲所用，憤恨之餘乃藉張撤返瀋陽機會把他炸死於皇姑屯。張學良繼起後，懷於國仇家恨，除前述完成各項建設與日本爭衡外，並促成中國統一。迨民國十九年，閻馮汪叛變，張學良又力排日本干涉，於民國十九年九月十八日通電擁護中央派兵入關，中國復歸統一，中國的統一，是日本滿蒙政策的當頭棒喝，於是乃趁中國尚未開始建設前，發動了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

日本自民國二十年六月起，先後製造萬寶山事件、中村失蹤事件，挑起日本軍民對華激動情緒，準備動武。日本仍由其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以強硬方式交涉，企圖壓迫張學良就範，承認築路權及停止東北對抗日本措施。張學良爲躲避日人糾纏，乃久留北平不歸，這正與民國二十六年，日人壓迫宋哲元承認日本條件，宋哲元返回樂陵原籍區逗留不歸，情形完全相似。

張學良停留北平，乃委由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及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與日方週旋。日人勢在必有所得，但榮臧二人則虛與委蛇，當然無法解決問題。林久治郎曾向榮臻等表示：「日本軍方不耐了，你們必須有具體答覆」，意即日方將採取行動。榮臻等將此報告張學良後，張乃有魚電之指示：「……：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與反抗，免滋事端……。」這就是六十年來，所謂不抵抗「主義」的由來！（未完）